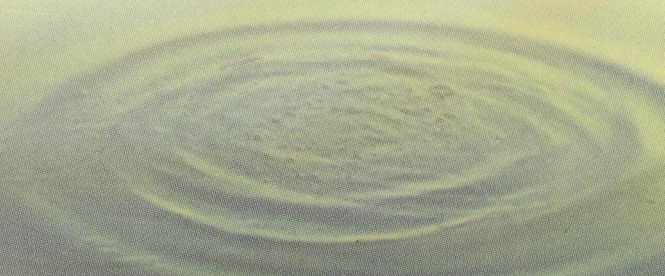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封面题字

马兰婕
严烈



吴文化知识丛书

吴地园林文化

孙小力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吴文化知识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李学勤 吴 泽 陈伯海
 王国平 陈璧显 王竹平
 何正明 毛海圻 黄士良

主 编 高燮初

副主编 程德祺 袁家麟 熊大桐
 周传铭 张金海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许海泉 沈道初 周传铭
张金海 袁家麟 唐茂松
高燮初 程德祺 程述先
熊大桐

序

区域文化研讨热潮的涌动，是近年来中国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向，它跟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密切相关。市场经济的取向，冲破了大一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为地区经济的自立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而调动、开发本地区的文化资源，使“文化力”转化为“生产力”，以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便成了当务之急。“区域文化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的强劲的势头和持续推进的前景，由此得到保证，但不可避免地也会染上某种急功近利的色彩，偏重实用而忽视理论总结，甚至带来若干一哄而起、杂凑成篇的不良学风，需加警惕。

地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三吴地区，有着悠久的文明开发历程，经济实力雄厚，人文资源富饶。吴文化研究在我国各区域文化探讨中起步较早，发展迅猛，成果丰硕，并非偶然。在当前形势下，用好这一笔精神财富，推动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和文明建设，自有其重要的社会效益。但据我看来，吴文化研究的意义尚不止于此。我在漫议吴文化历史道路的一篇短文中曾经谈到：上古时期吴地稻作生产的出现和推广，为中国古老而发达的农业文明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宋明清江南经济的繁荣，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和市镇商品交换盛行所形成的农商复合型社会结构，给古代传统的

近代变革率先作了准备；清末民初民族实业集团于吴地崛起，是在原有农商文化之外，开辟了新型的城市工商文明基地；而晚近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苏南模式”闻名全国，则又在城乡工商与农商间搭起桥梁，初步实现了农工商社会文明一体化。四个台阶、四次飞跃，勾画出一条由古老的农业文明向近现代工业文明转换生成的历史轨迹，其清晰的印记和先驱的作用，是其他地区文化所难以比拟的。据此，吴文化研究不纯然是区域性现象，它包含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意蕴。

吴文化与近现代海派文化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姻缘组合。上海本属吴文化区的边缘，开埠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和国际化都市地位的确立，逐渐孕生出自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其影响甚至盖过了吴文化。但两者仍有血肉联系。不仅海派文化内涵的人文气质和商业化导向均渊源于宋明以后的吴文化传统，就是呈现于它身上的古今、中西、雅俗几对矛盾相交织而构成的特异风貌，亦同吴文化近世的演变如出一辙。所以，研究海派文化，少不了吴文化这个参照系。然而两者又有差异。上海由于开埠的作用，在短时间内，由弹丸小县城一跃而为国际性大都会，市民取代乡民，城市压倒农村，由此产生的海派文化，一开始便显现为都市商业性文化，有着浓厚的市民情味和洋化色调。与之不同，吴地社会虽与上海经济腾飞息息相关，毕竟是容括广大农村与众多城镇在内的整个区域，其所经历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只能是渐进的过渡，于是发

展出一种半土半洋、亦今亦古、俗胜于雅的城乡混合型文化，这就是当下的吴文化。从更多地反映现代工业文明业绩而言，海派文化自有其优长，而若更追寻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推移、演化的踪迹，后者也许更具有典型性。它们之间的共生与互补，是文化研究上饶有兴味的课题。

再拓开一层，吴文化的历史观照，甚至可以放置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把握，尤其对于东亚地区。东亚各国在古代都曾立足于稳固的农业文明，进入近代后，也都面临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考验，并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先后走上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过程中，它们大多避免了西方世界以往常用的以农村破产换取工业起飞的办法，也不像拉丁美洲一些地区搞单一的种植园经济，使农业彻底成为市场商业的附庸，相反，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多种经营的农村生产格局大体保存了下来，并逐步朝向新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化的生产规模跃进。事实证明，这样的传统农业在经过适当改造之后，不仅可以适应商品经济的运行，且能给现代化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以有力的支持，显然这较优之于牺牲农业、片面追求工业化的做法。这种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并举而相互促进的方针，必然会给现代文明建设带来强大的后劲。东亚地区近期经济增幅高居世界前列，这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不难看出，吴文化走过的历程，正体现着东亚文明现代化的基本取向，而它在当前形势下所作出和正在作出的种种新创造，

又将大大丰富和加深东亚文明的新经验、新传统。

老友高燮初先生历经风霜，不隳壮志，唯思老有所为，集合桑梓同仁，争得社会各界支持，于无锡堰桥镇办起以民俗文化展示为特色，集思想教育、知识博览、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吴文化公园，深得中外人士交口赞誉。在此基础上，他又创立全国第一所民间科研机构——吴学研究所，发起、组织有关研讨，出版论文集，编纂《吴文化知识丛书》，大力推进吴文化研究。数年坚持不懈，《丛书》已出版第三辑，在保持、发挥前两辑一题一篇、丰富多采、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特长的同时，另增加各类审美化形态的考察，使吴地社会生活与民情风俗的写照更为全面。整套《丛书》五十种问世，不啻是一部吴文化专业的百科全书。这种不辞辛劳、不图近利、扎扎实实从事基本建设的学风，正是眼下区域文化讨论热潮中应加以肯定和发扬的。燮初先生作为弘扬和开发吴文化的功臣，当之无愧，其以创业者身份而热心于传播学术，尤属难能。谬承厚爱，嘱为之序，敢不从命，略陈鄙见如上，以为吴文化研究之鼓吹云尔。

陈伯海

一九九六年十月

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

目 录

吴地山水特征与地理优势	(2)
地理沿革:从荆蛮之地到人间乐土.....	(2)
五方杂处:经济流通与市镇繁华.....	(5)
三绝九宜:恰到好处的自然山水.....	(8)
吴地风俗民情与园林的兴盛	(11)
山水遨游:吴侬斗胜真好事.....	(11)
穷奢极欲:沧浪亭中戒积习.....	(19)
薄葬淫祠:吴地民俗和园林形式变化.....	(25)
孤傲因袭:对立人格和相似园林.....	(35)
吴地园林的历史风貌	(39)
筑山疏水:从姑苏台到钱氏南园.....	(39)
贫富并举:宋元园林遍地开花.....	(59)
多姿多彩:明清园林渐趋精雅.....	(80)
独树一帜:名园风采和形式创新	(100)
吴人园林思想和造园艺术.....	(119)
人生事业:园林构筑的思想基础	(119)
虚实相生:艺术原则和造园手法	(126)
情景交融:意境创造和园林生活	(145)
后记.....	(164)

当今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城市空前繁荣，人类却越发提倡回归自然，希冀向大自然寻觅失落多时的情感。旅游观光，风行全球，大自然赐予人世的美，吸引着无数热爱生活的人们去自由采撷。但是，人们不应忘记，我们的祖先曾经开创了另外一种拥抱自然的方式，他们不仅提倡周游天下，遍访胜境，而且不懈地创造自然景观，创造“门前绿水飞奔下，屋里青山跳出来”之类的神奇境界，从而将大自然的美丽聚于身边，朝夕相伴，甚至努力从精神感情上与大自然融汇贯通，幻生出一个个怡人的天地。

假如我们漫步于江南城镇，至今还能见到为数众多的古典园林，仍向游人焕发着她灿烂的光彩。诸如苏州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曲园，上海豫园，南翔古漪园，青浦曲水园，吴江退思园，无锡寄畅园、愚公谷，常州近园，南京瞻园、煦园，等等。然而，这些美妙的园林，其实只是吴地历史上所有园林中的一小部分。本书试图在中国园林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下，追索吴地园林的源头和发展，探讨当地风俗习惯、地理环境与园林兴衰的关系，分析吴地园林精雅的艺术手法，同时也展现众多名园的历史风貌。

吴地山水特征与地理优势

吴地园林不仅渊远流长，而且风格多样，兼收并蓄，精彩纷呈，其中原因或许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陈从周先生在《苏州园林序》中说：“在自然环境上，苏州水道纵横，湖泊罗布，随处可得泉引水，兼以土地肥沃，花卉树木易于繁滋。当地产石，洞庭东、西两山所产湖石取材便利。当然，附近其它区域亦产石，而苏州诸园之选峰择石，首推湖石，以其姿态入画，为造园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简明精当的概括，显然适用于整个太湖流域的吴中地区。

以苏州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太湖流域，早就因其丰饶富足之地和声名文物之邦蜚声中外了，然而，这一切并非历来如此，二几千年以前，这里是一片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荒蛮之地。

地理沿革：从荆蛮之地到人间乐土

吴中地区初次为世人所瞩目，是从与中原文化接触和交融后开始的。清人顾承说：“吾吴古称荆蛮，自泰伯、虞仲以来，变其旧俗，为声名文物之邦。”（《清嘉禄序》）说的就是吴国初建时的情形。

距今大约三千多年之前，正值西周崛起，欲与

殷商抗衡之际，西周的王位交接出现了麻烦。原来，周太王古公亶父钟爱幼子季历，有意传位于他，但这样做显然违背当时的礼制。于是，古公的长子泰伯和次子虞仲，决定主动让贤。二人谎称到南方去为病重的父亲采药，直奔当时被中原人视作蛮荒之地的太湖流域，并且文身断发，改作当地百姓的装束，以示将永居此地，不再返回。据说荆蛮百姓被泰伯、虞仲的义举所感动，纷纷投奔依附，转眼聚集了一千多户人家。于是泰伯立国，国号“句吴”。

这一出禅让故事，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真假莫辨。泰伯和虞仲究竟为什么远避亲人，奔赴这蛮荒之地，可能永远是一个猜不透的谜。但是，不管是为了逃命，还是有心让贤，泰伯和虞仲自中原迁徙到吴地之事，应该是可信的。泰伯最初定居和筑城的地方，就在今天江苏无锡境内的梅里，当时修筑的城墙和吴泰伯的坟茔，据说直到唐代尚有遗存。

句吴国当初是水泽之乡，百姓以渔猎为生，其装束与生活习俗，相对中原来说，有着明显差异，当然也比较落后。当地百姓因经常栖身水中，蓄发不便，必须剪成短发；又因为要避开水中鱼蛇的攻击，所以摹仿鱼类，特意将纹饰绘于身体。泰伯和虞仲采纳当地百姓的装束，当然是为了表示对本地习俗的认可，然而在他们的身边能聚集起一千多户人家，而且不断发展壮大，足以证明他们带来的中原文明，

有着不可抵御的魅力。

泰伯和虞仲的迁徙立国，促成了吴地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首次渗透融合。然而泰伯立国之后，似乎并未开展与中原的交流，今天的史书上不见有此类记载。大概自泰伯之后，直至其 18 世孙，虽仍拥有句吴王权，却鲜有发展。

当泰伯的 19 世孙寿梦称王之后，句吴开始兴盛，逐渐占有整个淮泗以南直至太湖以东地区，并开始与中原各国有所联络来往。寿梦次子余祭继位之后，余祭四弟季札奉命北上，出使鲁、齐、郑、卫、晋等国，游观并学习了中原各国的礼乐风俗。季札的出访游历在吴地文化史上应该是件大事，后世吴人提倡出游，总将源头上溯至季札，认为是季札开创了吴地的游历之风。（见明·陈继儒《陈眉公全集·纪游稿序》）

公元前 514 年，寿梦长孙公子光篡位成功，公子光就是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间。阖间执政之后，将吴国都城从梅里迁往姑苏，并聘楚国亡臣伍子胥为相。阖间在与越王勾践作战中负伤而亡，其子夫差继位。夫差在其父王修造的姑苏台的基础上，大兴土木，踵事增华，建成了吴地历史上第一个空前规模的“自然山水园林”。

夫差的吴国后来被越所灭，越国又亡于楚国。战国时期，吴越诸地均属于楚国春申君黄歇管辖的范围。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设会稽郡，统辖今江苏

东部和浙江西部，郡治设在姑苏。秦代末年，彭城（今江苏徐州）、广陵（今江苏江都）以南，至会稽郡，皆归项羽。汉刘邦灭项羽，封韩信为楚王。及韩信废，会稽郡改属荆王刘贾，后又改封吴王刘濞，此时会稽为吴王所辖三郡之一。（参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吴郡志沿革之误》）

至东汉顺帝时（126—144），吴郡从会稽郡中划出，大约拥有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全部，以及长江以北沿江的南通、海门诸县之地，郡治设于姑苏。今人所谓“吴地”的概念，亦大致与此相仿。

上述吴中地区的行政地理沿革历史可以证明，自古以来，吴、越、楚诸地就是紧依紧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吴越诸地的生活习俗和文化氛围大致相仿。东汉班固说：“本吴、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见《汉书·地理志》）若单纯从异地影响方面考察，那么早期吴地受中原文明和楚文化影响颇深；隋唐之后，随着吴地经济的崛起，吴地文化渐渐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这一切在园林修筑的历史上都有着相当突出的表现。

五方杂处：经济流通与市镇繁华

自从吴泰伯创句吴于梅里，阖闾迁国都于姑苏，特别是东汉时将吴郡从会稽郡中划出，并将郡治设于姑苏，这一切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六朝以后，吴中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尤

其是隋炀帝开通运河，促使南北物资交流和人员流动更趋频繁，吴地经济，逐渐显现出其举足轻重的影响。五代十国之时，正值各地烽火连天、兵戈相向的动荡年月，吴地却在吴越王钱氏的统治下，度过了 80 余年较为安宁的日子。元代初年，大运河更在原来的基础上，修凿成了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交通干道，而吴地大多位于运河两岸，颇受其利。与此同时，元人又大兴海运和海外贸易，姑苏、太仓和松江一带，转眼成为相当繁忙的交通枢纽，当时的海船，竟然可以通过吴淞江直抵苏州。

宋、元之后，吴地经济的繁盛促成了人口的剧增，其人口增速之快，在全国范围内常居前茅。仅以当时并不起眼的青浦县为例，青浦在清初顺治朝，仅 31525 口，当时正值明清鼎革之期、人民荡析流离之后，故人口极少，然而仅仅过了 100 多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人口已激增至 546239 口。（参见《清稗类钞·种族类》）

人口剧增，并不单纯是因为生活富足之后出生率增长所致，还因为这里引来了大量的移民。宋、元之后，吴地是众人瞩目的繁华区域和淘金之地，正如元人萨都刺所说：“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趋。”（《雁门集·芒鞋》）其实，不约而同纷纷投奔江南一带的，又何止北人。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书生术士、歌女艺伎等等，因此苏州

城里早在元代，就已是移民的风水宝地，当时的“闾关之居皆货财之亭，而其人皆五方商贾之人”（元杨维禎《东维子集·修齐堂记》），而昆山这样的小城，居然也是“番汉间处、闽广混居”（元杨谔《昆山郡志·风俗》）的移民社会了。

吴地成为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之后，统治者势必要加强对这一区域的监督和控制，明代将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划归南直隶，清代则将江苏省政府设于苏州，都是出于这一目的。然而，这样做并不会限制和削弱这里的经济发展和人员交流，相反却更刺激了商业的繁华。清初李斗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扬州画舫录》）并非是苏州的山水和园林不美不佳，其实是苏州兼有这湖山之胜境、市肆之繁华和园亭之美妙，而商业市肆之繁华又掩盖了山水园林之美妙而已。

吴地的园林及其文化融合了各地的精华而精彩纷呈，其背后掩藏着深刻的经济和地理的原因。以苏、锡、常为代表的太湖流域，由于地处东海之滨，由于多属交通重镇，更由于商业市镇的繁华，这里总是存在着一群对新事物相当敏感的士人团体，也有着一个个喜欢附庸风雅的商贾官绅群体。由于商业市镇社会和中、小官僚政治生涯的不稳定性，使得财富的聚集存在相当的偶然因素和分崩离析的可能，因此这一地区的园林规模一般不大，且屡屡易主。然而因为这一文化氛围总是存在，富庶的人群

总是存在，所以这里的园林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始终保持着相当数量。

总之，吴地园林既多又美、既俗又雅、既奇又巧的风格特征，主要是由这里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三绝九宜：恰到好处的自然山水

如果有人问，吴地人民常把当地的自然山水当作天然园林，尽情遨游，而对自然山水的偏爱又促成了园林兴造的风气，此言丝毫没有夸张。宋人范成大说：“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则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旨酒嘉肴，画船箫鼓，咄嗟而办。游伴，则选伎声歌，尽态极妍，富室朱门，相引而入，花晨月夕，竞为胜会。见者移情。”（《吴县志》）吴人富足的经济实力为他们的出游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当地的自然环境，又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旅游胜地。吴地的自然山水，不高不险，清丽可人，名胜古迹，丰富多彩，尤其适合于闲暇游赏。

晚明文豪松江陈继儒认为，高山峻岭，其地势相牵相连，若断若续，绵为蔓壑枝峰，散为飞泉喷瀑，多令人心胆震眩，耳目旋转，既不宜游，更不能游。而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往往是平波如镜的湖泊，曲流如带的小溪，石平如砥的小山，泉莹如雪的水潭。试以苏州虎丘为例，它不仅占有山塘河七里莺花和一湖风月的地利，其自身更有可观、

可赏、可游、可憩的优势。

后人曾给虎丘总结了“三绝”和“九宜”的妙处。所谓“三绝”，即“望山之形，不越冈陵，而登之者，见层峰峭壁，势足千仞，一绝也；近临郭郭，矗起原隰，旁无连续，万景都会，西连穹窿，北亘海虞，震泽沧州，云气出没，廓然四顾，指掌千里，二绝也；剑池泓渟，彻海浸云，不盈不虚，终古湛湛，三绝也。”所谓“九宜”，即宜月，宜雪，宜雨，宜烟，宜春晓，宜夏日，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阳，其实是说无论什么气候或季节，虎丘都适宜观赏游览，并能够给人以特有的情趣和氛围。事实上，这“三绝”、“九宜”可以作为吴地山水名胜的总体评价，无论是常熟的虞山、无锡的惠山，还是昆山的马鞍山，松江的九峰，多为紧邻城郭，傍附水泽，不甚高耸，却又蕴藏着无限风光的游览胜地。

若乘舟沿运河自北而南，从扬州至吴江，一路上物阜民丰，触眼皆为胜境。有清人历述沿途名胜说：渡扬子江，有金、焦二山南北对峙。过丹徒，南至丹阳，为练湖之胜。丹阳东南至武进，民物丰阜，人称乐土。自丹阳而东有山，绵延百余里至无锡，人称九龙山。南峰曰惠山，惠山之东曰锡山。登惠山，饮石泉，清冽而甘，世称“天下第二”。其南曰阳山，阳山以南，巍然而葱郁者，灵岩、穹窿、支硎、玄墓、上方诸山也。灵岩之东，林木阴翳，其高出树杪而秀者，曰虎丘。虎丘而南六七里至吴县城，富